

T2511/1273

2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OM

DEC - 2 1954

史記七十一卷至七十七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31/21/-21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

小訂文庫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據為華一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焉

南陰鄉之樗里故号曰樗里

與惠王異毋毋韓女也樗里子滑稽

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北樗同也謂辭能言人之言非若是言是非謂能言同異也

博注吐酒不巳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

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爵名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

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

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魏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問王功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考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

趙將軍莊豹攻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平取漢中地秦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秦惠王卒太子武王

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

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

以其重秦客將薦為門說楚王曰○索隱曰智伯之伐仇猶曰仇

乃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訟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與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問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黃河間王不如齋臣五城以廣河

間音齊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

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音齊並謂割五城與臣也

策云得三十一城秦有十一音齊並謂割五城與臣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

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穉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

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甘羅

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

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歟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

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酒夷伙之國○索隱曰：胡術注：戰國策以仇曹遺之廣車。戰國策

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曹縣也。遺之廣車。日智伯

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

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

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

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樗里疾圍蒲。蒲守恐請胡術索

姓，胡術曰：胡術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

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則

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則

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

曰：奈何？胡術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

曰：善。胡術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術

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昏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

嘗用召滑於越。○索隱曰：滑一作廣。而內行章義之難。○索隱曰：一云內向。意

謂內心。情詐外則。詳章。因義而卒。包藏禍。越國亂。故楚南塞。廣門

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向。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廣門

徐廣曰：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

今王知用諸逆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

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

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

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

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索隱曰：戰國策云：甘羅。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

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

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

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  
卿字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  
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橐今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  
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  
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  
皐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  
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術受金於蒲以自貴於  
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  
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  
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索隱曰古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  
韓子皆云中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  
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  
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  
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利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

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其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落筆云魚窟甘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昔

曾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

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

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二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

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

而後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也王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奭○索隱曰

戰國策作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

仲侈徐贛曰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翠使丞相甘茂

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

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

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

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

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

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年圍也

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

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

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

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

陽而使樛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

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贛曰如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

車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

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

○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

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

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

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

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

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

有所失委任情公孫奭黨於韓而其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

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其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

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

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其茂

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

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羊八子及昭王即位羊八子號為宣

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

君○索隱曰華陽華陽地後屬秦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

陽君○索隱曰名魏而魏珪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

爭立唯魏珪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珪為將軍衛咸陽誅李

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李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

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殺立之

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



為政昭王七年樛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  
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請以魏冉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譚晉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  
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  
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

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棄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

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  
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

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  
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  
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其欲韓人對曰其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五年反宜陽之民

今公徒收之其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  
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死○買而交走  
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以收

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其茂欲以魏取齊公孫  
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罪是以公孫奭其茂無事也其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其茂懼輟伐

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樛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魏  
魏蒲阪亡去擊魏如魏未拔去樛里子與魏講罷兵其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其茂曰臣得罪於秦

懼而逃無所容助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  
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

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便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

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

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年徐廣曰魏惠王五年遂圍大梁梁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

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趙也下文

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

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矣之國也而母

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

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河厭之有

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却王以求多割地王必

勿聽也今王肯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

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講少

與秦欲講少

割地而求秦質子恐索隱曰須賈說讓此臣之所聞於魏也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

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如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

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

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

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

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

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

魏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

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

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魏秦無出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魏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

兩畿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律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

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

之行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代

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

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如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索隱曰

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

趙伐齊而秦又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

趙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

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

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黃壘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

一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  
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  
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  
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  
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  
取剛壽徐備曰濟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  
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  
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  
屬大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蜀昌出關  
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  
陶為郡

大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曰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  
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驕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  
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筵憂憤而亡

白起王翦列傳第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將而擊韓之新城在河南也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郿以為漢中守

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

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沙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

漢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無

復水也。秦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

故云取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

隱曰地理志不載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其

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索至竟陵楚王亡去鄢東走徙陳秦以

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郊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

將賈復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

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鄭

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

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

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

年秦攻韓絳氏蘭徐廣曰馮類川索隱曰今拔之四十七年秦

使左庶長王齕音絳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

隱曰地理志絳氏今在上黨郡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四月齕因攻

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

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城尉官也七月

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

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

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之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

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

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

平索隱曰時紀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

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

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

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分軍為二王齧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大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

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

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

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

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

矣秦嘗攻韓圍邢丘○索隱曰平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

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索隱曰亡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

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索隱曰卷縣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

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

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

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

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

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代

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

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

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

君為士伍遷之陰密○索隱曰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

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

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被故咸陽城在秦

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

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

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夫矣向使眾人皆蒙知降之必死則張虛

卷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斃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顯似

山歸秦之衆嚴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蒙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為之衆嚴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蒙肯服何城肯

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

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

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守其所以然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

夏平原之補相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

諱則切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

上者皆何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

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解

奇哉若後之役戎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

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奉袒音濁見反字亦作旋球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

少而好兵

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

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

王翦擊荊

○索隱曰秦譯楚故云前

荊兵敗還擊魏王降遂定魏

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

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

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

李信攻平與音蒙恬攻寢周始縣屬淮陽寢立地名也○索隱曰大破荊

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城

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

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

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

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

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更記七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負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也

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

王宣王用孫子申思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

而與禹章之徒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

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

○索隱曰騶齊有三騶子其前鄒思以鼓琴

于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術後孟子

騁術嗜有國者益淫後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  
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滿恨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  
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其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各  
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殄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  
並以衍之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  
海也且將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  
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  
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

隱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  
謂行也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  
為後代之宗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動  
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頓而巳化之術皆動人心見  
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其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  
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索  
隱曰按字林云襪音疋結反韋昭音敷度反張揖三蒼訓語如燕  
云襪席也謂側行而衣襪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  
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音掃也謂為之掃地也請列弟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列  
傳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  
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主去邠○索隱曰孟軻文公語今  
法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  
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  
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  
者語知其齟齬而不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

必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戰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駟術

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牛鼎之

言術之術于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自駟術與齊之摠下

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齊

山各謂齊之季士集於摠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各著書言治亂之

古著書之人稱号也駟音步堅反又步經反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亦然

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

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

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

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

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

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

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曰索隱

心實在此彼與謳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休

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

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

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黃曰今慎子九篇環淵著上下篇

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

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

連謂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号為卿也任齊為祭

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術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父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術雕龍奭多轂徐

日一作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術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

騶龍別錄曰過字作騶騶者車之盛高器也多之雖盡猶有餘流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言田嬰者蓋謂田嬰之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

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家辨謂田嬰者不忍宣王太子為太子時

辨謂田嬰者不忍宣王太子為太子時

人少殊不知以此言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鄰忌及田

嬰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龍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

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

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

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曰紀年齊宣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朔又云十三年會

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

去齊威王于魏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

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甲

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

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四月齊威王

彭城皆與此文異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各文文以

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幸

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

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曰○索隱

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

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

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

今三王矣齊不加厲而君私家富貴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官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

短亦立音短也

賢哉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也而忘公

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

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

卒謚為靖郭君○索隱曰靖郭君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阪○索隱

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

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除其家產業而厚事其賓客也

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

而弄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士以

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

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誠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木偶謂以土木為之偶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索隱曰木偶謂以土木為之偶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

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

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索隱曰抵音丁禮反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

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

馳去更封傅綰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傅而名姓馳去更封傅綰名姓以出關

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子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為鷄鳴而鷄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子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

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

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

言已無德故也子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索隱曰韓魏攻秦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  
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  
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  
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  
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  
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職記姓而畧其  
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二反  
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子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子嘗君將  
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子孟嘗君乃奔○索隱曰齊莊  
王劫王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  
為盟遂自劉宮門以明子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子嘗君果  
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子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  
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  
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

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  
本厚於齊今欲

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  
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

○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  
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

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

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

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

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

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

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威宋益驕

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

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

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

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明東向門出北邊明也

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作馮聞孟嘗君好

客躡蹻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又作蹻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

答曰馮先生其貧猶有一劍耳又荆絳音苦怪反其之類可為

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鉞歸來乎出無興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

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鉞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笑

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宮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

息索隱曰與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收

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術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

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

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功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

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

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

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

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

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

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

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二千

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

○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

而民尚多不以

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

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弊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鞅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乃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

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大息嘆曰文  
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  
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  
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  
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  
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  
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  
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明旦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音反朝音朝市之非好  
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  
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生  
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生  
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鄰里相殘問其故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

嘗君好客自喜客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強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  
士見重平原鷄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第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二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

擊散行沒

散亦作冊○索隱曰上壁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冊音同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

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

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

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

索隱曰罷音皮癘音呂宮反罷此病疾言腰曲而背癘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

臣者願平原君笑應曰諾壁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

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

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壁者以君為愛色

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者美人頭自造門進壁

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故爭相傾以行士徐廣曰待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  
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  
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如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  
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於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如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  
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  
作廢事云云此謂目視而極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  
笑之未能即感奔之也平原君曰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  
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  
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君在前  
叱者何也日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  
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  
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錢不同天子用  
此德言盟之用血故云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而跪進

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君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天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

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依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索隱曰邯鄲有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令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索隱曰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則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

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其母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言大道夫繳紛爭言而後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行音聖者寄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音登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誰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

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

和曰媾索隱曰按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

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

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

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

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

之索隱曰主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

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

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

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

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郝一作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我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在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  
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  
親自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  
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媯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媯乎今媯郝又  
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  
之所不能取而媯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媯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  
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  
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  
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  
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  
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  
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樓緩對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曰此飾說也王齊音餘饋曰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  
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

之質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  
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捕且亡何  
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  
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  
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  
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  
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  
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  
過音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

魏過○光目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  
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  
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索隱曰為從使  
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所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以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  
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  
上據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掃魏齊之印○索隱曰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大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曙大躰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  
亡○索隱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馮亭之說也馮亭者魏之邑也  
馮亭之邑何怨乎平原君受馮亭之說虞卿料事揣情為趙書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  
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察隱深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矣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  
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因魏齊考書見意

史記第七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

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秦紀曰魏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秦以怨魏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

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

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

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

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類曰作高木檣檣上作桔槔檣頭

即以相信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亦為

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

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

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

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

之音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

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  
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  
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  
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年音浦計反倪音五第反故  
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  
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  
客○索隱曰徧音遍贊音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徐黃曰為贏乃夷門抱  
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父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  
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  
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

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署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  
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  
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將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  
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  
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  
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  
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  
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  
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  
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

而疾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疾生疾  
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  
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  
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疾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問音音曰慶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  
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哀也今按資者  
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  
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  
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  
子公子行疾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  
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暑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疾生曰公子

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嗷暗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宿  
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  
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  
子過謝疾生疾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  
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  
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  
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  
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  
呂忱曰轡盛弩矢也索隱曰轡音蘭謂以盛  
矢如今之胡鹿而短也呂姓沈各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  
人公子與疾生決至軍疾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

行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  
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  
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  
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  
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  
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歸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  
則階，客若降等。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曰：魏負音偏。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  
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  
銀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  
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

第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  
而救趙，以稱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率亦音象也。不  
求士也，無思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思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  
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  
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  
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  
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  
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往  
史失其名。往  
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  
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  
立天下乎？請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  
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子

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

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索隱曰

即音憶謂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索隱曰

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

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

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

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

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索隱曰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

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出此歲之

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之爭將各遣將將立魏公子魏公子名信五國之  
立破秦軍於河外走家驚遠秦軍至函谷關秦軍與信  
即信自營也秦軍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其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其法劉說七卷有魏公子之法  
子所傳進其法而必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  
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為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  
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智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  
王曰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  
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驩攻魏  
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  
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燕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之



